

# 相逢少見舊相識

## 中美二戰老兵昆明會

● 徐華江

### 天南地北趕來重聚

二〇〇〇年四月下旬，二次大戰後期中美聯合作戰的老兵，重聚於當年的戰鬥基地昆明。歲月匆匆，半個世紀多過去，昔日的綠鬚少年，已盡是白髮衰翁，然而能有機緣重會，仍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所謂二戰老兵，指的是來華作戰的美國志願隊飛行員及美國十四航空隊及飛越駝峰人員，他們在中國戰場和我們併肩作戰，以後部分中美空軍混合編組，成立中美混合團，已是不分國籍、沒有畛域的戰鬥勁旅。這些中美健兒，駕機穿越高聳險峻的駝峰，來往於中印緬各地，補給戰場上的中國軍隊，任務頻繁，我國民眾熱情支援，和他們多所接觸。人是感情動物，來往既多，難免編織「愛情故事」，當時

，對這些羈旅異域的美國青年來說，也許只是雪泥鴻爪，可是卻留下一些人倫悲劇，由於景遷勢易，以致父子（女）懸盼，未因時空改變而有所減損。而今這些老兵五十多年後昆明再聚，除重溫昔日豪情而外，還遇到一些尋親的故事。

公元兩千年的昆明聚會，是由北京航空聯誼會會長華人傑發起，經半年籌備才舉行的。昆明向稱「春城」，四季如春，風景秀麗，中美老兵約有四百五十人由各地專程趕來參與盛會。華人傑會長早已由北京前來。由他的子女、子媳協助籌辦，設想周到，安排妥適，極獲與會隊友們的好評。

### 春城勝景重現眼底

四月廿三日，美方戰友跋涉重洋趕來

報到，頓使聚會的錦華大酒店熱鬧起來，一樓大廳裡擠滿了人，摩肩接踵，我這個當年老兵穿行在人群中尋找熟識的友人，可惜滿堂多係陌生人，真是「月未明時星已稀，相逢少見舊相識」。然而畢竟是同生共死的戰友，血濃於水，經略事寒暄攀談，不久即如老友般的熱絡，獲知前來聚會的人以駝峰隊居多，次為飛虎隊友，中美空軍混合團中的戰友最少，我僅遇到來自新加坡的方守義，白髮重逢，相見不勝唏噓！

四月二十四日上午，全體戰友首至昆明市郊野公園的駝峰紀念碑獻花致祭，紀念碑建在山坡上，我們以佛教的儀式悼祭，莊嚴肅穆，氣氛感人。下午返回大酒店，舉行聯歡大會，觀賞民族舞蹈，雲南省有廿五個少數民族，文化不同，服飾各異

，使美國戰友和眷屬們看得賞心悅目，大開眼界。

四月二十五日，我們集體參觀十四航空隊司令陳納德將軍在昆明的辦公大樓，飛虎戰績名揚中外，創始人陳納德用美國售我的一百架P-40飛機，組成志願隊。他運用靈活得體，屢次重創日軍，他的指揮所就在即將拆除的一座大樓中，前樓已經拆除，僅餘四根支柱。倘非有人發現得早，該樓恐早成廢墟，一座具有紀念價值的二次大戰時建物，就此不復再見。此建築物於戰時除為陳納德的指揮所外，也是美軍招待所，曾經風光一時，如今殘柱斷瓦，空蕩無人，荒蕪不堪，令人睹之傷感。

接著，戰友們前往參觀世界園藝博覽園，這是座現代化的美麗園區，對外發售門票，入門後，有著雲南少數民族服裝的導遊。園內百卉雜植，花團錦簇，姹紫嫣紅，美不勝收。園方為歡迎嘉賓，裝飾了十多輛花車，遊行園內，花色齊備，光彩奪目，配上車上的紅男綠女。真是五光十色，花花世界。

晚上在錦華大酒店舉行晚宴，由北京航空聯誼會華人傑會長主持，中美戰友約

五百人歡聚一堂，互相舉杯祝福。一位美國來賓適逢生日，會中為他切蛋糕，全場歡騰，印証了世界是個「地球村」的說法。

### 呈貢機場迄今未變

二十六日探訪戰時空軍使用的呈貢機場，也是飛虎隊的輔助基地。機場位於呈貢縣城南約六公里，為一東北西南向的長條機場，長約兩千公尺，寬約二百五十公尺。臨近滇池，機場狀況迄今大致未變，不過，以今日的飛機狀況，僅能供小型機起降。機場外有機堡數座，大致保持完整。機堡圍土牆上植有樹木，可憑弔當年戰時情景。參觀機場後，即赴石林名勝區，石林為稀有的勝景，聞名世界，區內怪石嶙峋，矗立如林，我們步行其間，深感大自然造化之奇，令人嘆為觀止。

是日下午遊覽七彩公園，門口有各種服飾的導遊，公園內亭臺樓榭，綠樹掩映。並有很多特產品店，出售衣飾和紀念品。傍晚七時，在公園飯店內於進餐時觀賞各種舞蹈，舞者技術精純，動作優美，表演得極為成功。

二十七日上午赴民族村參訪，入村後

，深感中華民族兼容並蓄，多采多姿，宛如一個壯麗無比的萬花筒，各族之間和諧合作，彼此尊重。下午參觀「世紀的尋找」展覽，這是因為抗戰時中美空軍有六百零九架飛機犧牲在中印緬邊境的大山中，死難戰友大都是駝峰隊員，血灑荒山，為國捐軀，他們的事蹟和戰績，都用圖表展示出來，一覽無餘，撫今追思，令人泫然欲泣。

戰友們在昆明期間，遇到多起尋親事件，都是「戰地情天」留下的春夢遺恨，這些遺孤不但沒見過父或母，不知父或母的下落，甚而連生身父母的真實姓名也弄不清楚。然而父子天性，明知找尋父母如大海撈針，仍是鏗而不舍的追尋，不放棄任何一絲一線的希望。戰時的老夥伴重聚，自然是他們希望的所寄，更不會放過了。

### 張寧尋親孝思不匱

故事之一的男主角張寧，由女兒陪同自北京飛來昆明，鷹鼻凹眼的他，從外表一看即知他是澈頭澈尾的「外國人」，雖然他擁有中國姓，以中國為根，操標準的京片子，但是卻是個「非我族類」的白種

人，原來他的父母都是美國人，父親是一位來華助戰的飛虎隊員，母親則為美軍隨軍護士，青年男女在異邦的中國相識相愛，自然如乾柴烈火，不久，即藍田種玉，

可是年輕的飛行員卻於一九四五年二、三月間在一場戰鬥中壯烈犧牲，留下懷有身孕的女友獨對變局。這位美國少女舉目無親，百般無奈，只好把遺腹子託人撫養。

她把這個任務託付給所認識的中國籍外科醫生董秉奇，由於董秉奇有位將軍好友張志和，曾經託他找個嬰兒扶養，所以遺腹

子一出世，即被送到在成都的張家，取名張寧。當時知道此事的，還有位女士江勤先，江女士係因住院割治闌尾炎而認識了

這位美國護士，江女士也想領養個嬰兒，但希望領養個女兒，所以這位美國護士即

表示，如生女即給女士，生男即歸張志和，但希望無論男女都希望將來能受大學教

育，可見這位美國母親情懷深，仍懷有母子重逢的夢想，因為唯有受了大學教育的青年，才有能力踏上美國本土，尋找生

母。由於嬰兒生父是位友邦的空軍勇士，張志和愛如己出，命名張寧，乳名「虎仔」，以示將門虎子之意。並給予最好的照

料，所受優遇甚而超過前面兩位親生的姐姐張韜英及張毓英。收養張寧時，張志和已年逾半百，得此洋兒子，喜不自勝，準備好好的栽培他。

張志和為四川邛崃人，一八九四年生，畢業於保定軍校二期，長期服務川軍，川軍首領劉文輝是他的同學，由劉文輝舉

荐，曾任川軍旅長、兵工廠廠長。北伐開始後率川軍響應革命，出師武漢，任二十四軍軍長。北伐成功後，於一九三四年至

一九三五年間赴歐考察，遍歷十四國，接著又去蘇俄考察工廠、農場、學校、發電廠及文化宮等設施。回國後，又去日本訪

問，訪日時結識郭沫若，由郭的關係，於日返國後，結識董必武、吳玉章、鄧演達、鮑羅廷等左派人物及兩廣實力人物李宗

仁、白崇禧、陳濟棠、胡漢民等，時相往還。

抗戰開始後的一九三八年，張志和出任由王陵基任司令的陸軍第三十集團軍參謀長，出川抗日，參加長沙大會戰。一九

四一年張志和參加中國民主同盟，為川境負責人之一，成都張府為民盟支部所在地，從此與國民政府漸行漸遠。抗戰結束後，國共內戰，張志和出任北京國務院參事

。張寧在張志和夫婦呵護下長大，十二歲以前擁有一段黃金歲月，幸福快樂。一九五七年，中共「反右運動」展開，張志

和被劃為右派，張家從此跌入痛苦的深淵，迭經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政治磨

難，身為黑五類的張寧，當然失去進高中、大學的機會，初中畢業即被推入工廠當

工人，迄今仍是一名工人，辜負了其生母的期望。張志和被整後蟄居四川，一九七

四年重返北京，竟於馬路上車禍身亡。張寧的養母於一九八四年去世，臨終時對他說：「我本意是能給你帶來幸福，你養父

死後家境困難，你生母曾囑託我能讓你受大學教育，這已沒希望了。我很對不起你和你的生母。我也快要死了，不要為我的死而悲傷，這是時代的悲劇，從今以後，

你要盡全力尋找你的生母和你生父家的親屬們，他們是你血肉之親，你在他們中間一定會得到愛的安慰，我對他們非常抱歉

！——張寧多年來為尋找自己的根奔走，由於當年他生母不願說他的身世以及不願透露生父姓名，致使這事一直沒有進展。時逾五十多年，知道此事的人多已物故。董

秉奇夫人有兩個妹妹分住美加，文革後曾攜張寧的照片趁赴美探親，尋找蛛絲馬跡，均因記憶模糊而無結果。

但張寧尋親的熱情，從不放棄，他曾三赴成都，訪問見過他生母的江勤先（人稱江八姐），談話的內容是這樣的：

（張寧簡稱寧，江八姐簡稱江）

寧：你是在那裡怎樣和我生母認識的？

江：大約是在一九四四年冬天到一四五年春，我當時患闌尾炎，住在董秉奇醫生開設的私人醫院，請他為我做切除手術，夜間來了一位特別值班護士來看護我，她的樣子是一位美國白人婦女，我們就是這麼認識的，她就是你的生母。

寧：你們談過話沒有？別人叫她什麼？

江：我那時剛動完手術，我的英語不好她又不懂中國話，夜裡沒有別人到病房來沒聽到她叫什麼名字。我們就是這樣相處約有一個星期。

寧：她是怎樣到董大夫醫院來的？是醫院的工作人員嗎？

江：聽說她有一位叫陳小姐的朋友，是個廣東人，是陳小姐把她介紹給董大夫

到醫院作客的，董大夫歡迎她住在自己家裡，在成都雙鳳橋一號。董家的房子是從華西壩華西大學的一位外國人那裡買來的，有花園、有樓（二—三層）護士們都住在雙鳳橋一號。這時她已懷身孕，懷的就是你。

寧：她長得什麼樣？

江：她有一種普通身材，她的孩子就很像她，（指張寧而言）。

寧：你們從她手裡抱走孩子的經過，還記得嗎？

江：陰曆五月初七那天，董秉奇大夫和朋友（男友）和我，我們三人坐一輛小轎車來到成都東門的一家醫院，據說是家私人產科醫院。車停在大街上，董大夫一個人下了車轉進左邊一個胡同裡的這家醫院。董大夫抱出的孩子就交給了我。後來我們一同乘車到了你們張家——陝西街七十二號。到家時你家還放了鞭炮慶祝這件事——你的到來。

寧：這位美國護士是從哪裡來的？她是什麼人？

江：她是從中國戰場回到後方的，因為她已是一位孕婦，需要分娩，聽董大夫說她是一名美空軍的隨軍護士。

寧：她交出孩子時對董大夫說過什麼？

江：董大夫說過：她希望把孩子託付一戶殷實可靠的中國人家撫養，特別希望能讓孩子將來能受到大學教育，除此之外沒有提出任何要求。

寧：誰是這孩子的生父？

江：據說他是一位美國空軍戰士，為了協助中國抗戰，在一次空戰中犧牲了。對於其他我就知道了。

張寧生父的名字已鐫刻在南京紫金山北麓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上面。我們得弄清究竟誰是「他」，也是張寧一家的心願。我們也期望他遠方的生母能夠聽到張寧的聲音——「媽媽，您好！我在這裡！」

歷經風霜的張寧已婚，有一個廿七歲的兒子張昶和一個廿一歲的女兒張縈加，都已自立，每年的五月七日，他生日的那一天，他都會遙祝天上的父親和遠方的母親平安。

### 龍美明孺慕情感人

尋親故事之二，是住在昆明的女子龍美明，尋找她的生父查理·彼麥，半個世紀過去，龍美明孺慕之情未減，她說她的

母親龍金珍原住在昆明錢局街九十六號，一九四四年與陸戰隊員的查理·彼麥結婚，婚禮相當隆重。一九四六年六月廿二日，查理離開昆明，當時她還在母親肚子裡，父親一去再無消息，從此母女倆相依為命，苦苦等著父親回來，但直至母親一九八一年去世，一直獨身的母親始終沒能見到父親一眼。母親在遺囑上告訴龍美明，要爭取一切機會找到父親。

龍美明說，母親告訴她，父親家在美國歐海約省，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九日出生，是一位很帥的小伙子，臉上有一塊紅色胎斑，左臂上有一塊槍疤。最初到昆明時，父親住在原昆明陸軍第一招待所，是汽車駕駛員，之後，又轉調到雲南驛工作。父母結婚時，婚禮舉行得非常隆重，父親的很多戰友和昆明的親朋都來參加婚禮，証婚人還宣讀了結婚証書。結婚証書保存了下來，但結婚照卻在「文革」時期被毀掉了。父親穿著軍服的單人照，是唯一保存下來的照片，龍美明就是看著這張照片長大的。

龍美明告訴記者，自中共與美國建交以來，她們就想了很多辦法找父親，給外交部寫信寄照片，外交部的同志作了很多

努力也沒找到父親。後來又給陳香梅寫信，但至今都沒有音訊。前幾年有飛虎隊員來昆明，但得知信息時，聚會的飛虎隊員已散，她沒有見到人。但她說，此生最大的心願是見父親一面，那怕只有一瞥也好。

然而來昆明參加聚會的飛虎英雄，八十歲的比利·格雷事後得知龍美明尋親的事後，表示非常關心，允諾回美後，代找查理·彼麥的下落，兩人已留下聯絡方式，他也許能讓龍美明一償心願。

### 老兵回憶英烈事蹟

戰友們三天的聚會，匆匆過去，但是卻激起老戰友心湖中的波濤，回憶起一些鐵馬金戈的往事。

家住昆明雲山小區的老人王偉略道出一段往事：

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一個黃昏，美國援華空軍飛虎隊與日本空軍各有十幾架戰鬥機，在越中邊境老七寨上空激戰，敵機被擊落六架，美機受傷一架，飛行員跳傘。

王偉略當時是盧漢六十軍中某連連長，得知有人跳傘，急忙帶領一個班連夜尋找。次日清晨，在少數民族家裡找到美軍飛行

員。該地離日軍佔領區不遠，王偉略悄悄把這位名叫威廉·米勒的美國小伙子藏到傣族老鄉家。當時米勒身穿紅白道皮夾克，胸前印有美國星條旗，背後印著中文「來華作戰洋人」、「希全體軍民救護」字樣。米勒長得英俊高大，與當時廿三歲的王偉略年齡相仿。王偉略和戰友們殺雞敬酒祝賀他脫險，米勒像遇到親人一樣，把貼身照片（他和妻兒合拍）給大家看，邊喝酒，邊唱歌，還教王偉略唱當時流行的英文歌《one day when we are young》（當我們年輕的時候）。經過五、六日休整，米勒身體恢復得差不多了，王偉略的英文歌也唱熟了。王偉略雇了一匹馬護送米勒去師部。分別時，兩人依依不捨，米勒握著王偉略的手說：「謝謝你，我的上帝，我活下來了！」

王偉略已是八十餘歲的老人，一九八九年米勒曾重訪昆明，可惜兩人失之交臂。這一次戰友聯歡，威廉·米勒卻因年邁體弱，腳腿不便未能前來，王偉略只好遙祝他平安健康。

來昆明聚會八十八歲的傑克·斯奇菲爾迄今仍豪情萬丈，他說戰時的經歷，鼓舞他完成碩士和博士學位，迄今他仍能駕

B—24戰機飛向藍天。

傑克·斯奇菲爾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來到昆明的，他當時是B—24轟炸機的駕駛員，在日本投降之前，他總共參加過四十四次戰鬥飛行任務。通常他們的飛機是從羊街起飛，然後飛往越南、海南、上海等地執行飛行任務，他們的攻擊目標是公路、橋樑以及海上的日軍艦艇。他說一九四五年四月廿五日，他同宿舍的七名戰友為他專門開了個生日宴會，而兩個月後他們中兩人均遭受了不幸，其中轟炸機射手肯特切恩被高射炮擊中身亡，另一人喬伊則被俘，在抗戰勝利前兩天喬伊和他的戰友被日軍殘酷殺害。戰爭結束後，他把兩名戰友的遺物轉交給他們的家人。他說他至今仍記得他在南中國海攻擊日軍艦隊時的每一個細節，這些經歷時常激勵著他。他在戰爭結束後回到了學校，完成了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這一切都與他在華作戰的經歷有關。他說，他現在仍積極參加社區活動，幫助年輕人成為一個有益於社會的人。同時表示，他至今仍駕駛B—24戰機飛向藍天……

在駝峰飛行隊中總共執行過三〇八次飛行任務的佩頓·沃爾姆斯利，是在女兒的陪同下來到昆明的。已近九十高齡的佩頓·沃爾姆斯利精神矍鑠。佩頓·沃爾姆斯利於抗戰最艱苦的一九四三年一月來到昆明，從當年四月到次年二月，他與他的C—47運輸機開始了他們最為堅苦同時也是最危險的駝峰航程。他說，在飛越駝峰航線時經常碰到相當惡劣的天氣，強大的氣流使飛機像大海中的小舟上下抖動，當你克服了這一系列困難後，日本鬼子的戰鬥機則像死神般在你身邊盤旋。佩頓·沃爾姆斯利說，在一次從印度至昆明的飛行中，組員在飛行了九個小時到達雲南驛機場後才發現，雲南驛剛遭到日機的襲擊，之後組員改飛昆明，不料昆明上空日機與飛虎隊正發生激烈空戰，他們不得不在空中長時間盤旋以尋找降落地點，其間與日本飛機數次擦肩而過，最終飛機在農田裡迫降成功。佩頓回憶說，當時在駝峰航線中發生了很多令他終身難忘的感人的事。在談到此次昆明之行時佩頓說：五十七年前他到昆明四個月後，他的女兒出生，而他到當年八月才知道自己做了父親。

五十六年前的今天，在昆明羊街基地，第十四航空聯隊的B—24轟炸機駕駛員阿瑟·沃爾蓋斯特度過了他二十四歲的生日。第二天剛亮阿瑟即同他的同伴們駕駛著戰機飛向了日軍陣地……他說：當時基本上每天都有戰鬥任務，轟炸目標從緬甸、香港到海南島。他至今仍清晰地記得在一次對駐緬日軍目標攻擊後返回昆明的途中，遭到了大隊日本空軍零式戰鬥機的襲擊，他的飛機在相當惡劣的氣候條件下迫降在陸良的農田中，由農民救起，這些鐵血往事，迄今仍鮮明的印在他們的腦海裡。

###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  
最佳禮品，便是為他們訂份「  
中外雜誌」。請將 貴子女在  
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  
訂費新台幣貳仟貳佰元，交郵  
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  
中外雜誌社帳戶，寫明收件人  
姓名，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